

南疆緙史

一函
十冊

新平知

PDG

釋史攷遺卷四目錄

吳郡李 瑤子玉纂

浙東監國諸臣列傳

于 頴

莊元辰

李長祥 章有功

徐孚遠

沈光文

王思任

王玉藻

李 山

吳從魯

何弘仁

劉 穆子肇勸肇勸

吳邦璿

張國紀

謝震龍

曾監國畫江之役歸以爲張公玉筍之助也而

實自子公九瀛始湛然明節史乘忽諸世遂莫
能舉其名矧夫投荒蹈海如研齋之獨搢山砦
閭公之聯絡波臣同其時以零丁竝難者可勝
道哉先太常火廬保社所全實多至劉子膚之
腹泐盡忠謝雲生之舌戰殉國直是天壤間一
片血誠也百世而上九原以下庶幾無憾斯文
案時維唐魯交錯之會於永明則遠且後也故
以江上前事諸臣先列一卷至庚寅間入舟山
殉者則後見

釋史據遺卷四

列傳四

于頔字頔長號九瀛金壇人崇禎辛未進士累官工部員外郎出授順德知府移西安以事罷尋起復爲工部郎授紹興知府越人重水利前守富順湯紹恩築三江應宿閘而越水治然閘在下流能洩不能引能禦潦而無以處旱崇禎末適苦旱左都御史劉宗周家居謂惟麻谿壩更於壩之上流通之茅山閘則閉之是爲良策而蕭山愚民挾形家言阻之萬方且

極口詈長吏諮於潁潁曰劉總憲言是下官當力任
乃捕蕭民之梗令者杖之梏之事得集雖大旱不爲
災民復翕然誦潁雖爲一郡長而事必請於宗周若
子弟乙酉遷分巡寧紹台道馬士英挾太后入浙宗
周泣曰事乃至此若非斬士英無以收旣潰之人心
潁於是再疏請誅士英不報宗周曰明府竟申大義
於天下可矣潁自以外臣未可擅殺宰相偕之歸謀
結熊汝霖輩共起兵而我

大清兵已至杭宗周絕粒潁亦馳入雲門山觀變紹

與通判張慄以城降貝勒卽令之行府事會鄭遵謙
以蒼頭軍起斬慄迎潁潁馳回望城哭城中人噀曰
于公來吾事濟矣潁先曾出遣在事軍官募兵備敵
至是絡繹率衆至鄉官前太僕蕭山來方燁前職方
來集之等亦各以兵會潁乃操小舟挾短童西徇之
蕭新令陳瀛者出謁執之貝勒之使以榜至又執之
焚其榜鳴鼓誓師大集都亭時閏六月旬又三日也
卽又以五百人趨固陵前所遣諸生莊則敬等以江
船百餘艘來迎大兵劄西岸杳未知潁兵顧無甲

乃借絮衣於居民各一衝潮徑渡蕭人沈振東爲導
盡驅西岸之船而東至中流 大兵始覺則無所得
船潁帥衆登岸大譟遂畫江以守一軍扼潭頭一軍
扼橋司一軍扼海門一軍扼七條沙尋 大兵拽內
河舟百餘於江復札木牌填土擬渡潁遣从士陳勝
等鑿之沉風起潮涌旆盡漂向東各營勾致以爲用
時以爲神助潁謂諸將曰杭已有重兵攻不易莫若
於下流由橋司入海寧出海鹽以通震澤上流由潭
頭入富陽通餘杭以扼獨松關比聞海寧兵起而富

陽爲降將郎斗金所據勿坐視乃遣副將劉穆夜襲之餘杭之道得通故餘杭令邱若濬故瓶窑副將姚志倬來會穆乃駐師清風亭爲聲援大兵突至克富陽義士劉肇勲等从之王宗茂阮維新等迸力以禦潁自漁浦渡江救之富陽復定方國安之得駐七條沙也始此自江干立國而

王師未能遽渡者徒以潁之取富陽也監國至晉按察使行巡撫事旋晉右僉都御史督師江上遂自爲一軍守漁浦時正兵爲方王二家義兵爲孫熊章鄭

錢沈六家客兵陳潛夫等又別爲數家內外交訌爭
兵爭餉而賴參處其間悉力支柱與錢肅樂軍相似
視諸軍爲最苦王之仁尤惡之一日會於潭頭語不
合之仁拔劍擬之馬士英卻以身蔽乃免已而諜言
大兵自海道至命移軍守三江口先嘗三疏辭官不
許至是連章陳危急而方兵忽起列戍驚潰賴復航
海扈從不及卽由海道還京口以黃冠終

據遺曰謝山全氏言富陽之役世謂張公國維之
功者非也于公之去越百餘載志乘以嫌故不爲

立傳案畫江之守實自公始是爲淞東監國始事
之臣也補傳首列

莊元辰字起貞晚字頑菴鄞人崇禎丁丑進士學者
稱爲漢曉先生賦性嚴凝不肯隨人唯阿下筆千言
亦倔强睥睨一切會試出汪文毅馬文忠門下釋褐
授南太常博士八載不遷冷曹清望泊如也甲申之
變元辰一日七至中樞史可法之門促以勤王比赧
王立朝議選科臣總憲劉宗周掌科章正宸皆舉元
辰爲首而馬士英勢方張欲盡致朝臣出其門必遣

私人致意曰博士曷不持門下刺上謁相公掌科必無他屬元辰峻拒之是時雖東林宿老如錢侍郎謙益亦俛首稱門下於馬阮之徒而考選諸臣能抗之者則惟元辰與沈行人宸荃而已士英怒或言是故劉章之私也遂傳中旨僅授刑部主事卹刑江南公論爲之不平已而士英曰橫且以阮大鍼故欲興同文之獄盡殺復社諸公元辰曰旣將烈矣遽出都且以板蕩詩人之意賦招歸詩十章志感未幾而留都陷錢肅樂之起事也諸鄉老之最愜心者莫如元辰

遂破家輸餉初降臣謝三賓欲梗師而爲王之仁所
脅不得已以餉自贖及肅樂與之仁赴汀上三賓潛
招兵於翠山衆疑之王明經家勤謂之曰公等竟欲
西行乎其疏也肅樂驚問計將安出家勤曰浙東
沿海皆可以舟師達鹽官五代錢氏嘗由此道會黃
晟之師倘彼乘風而渡北來搗巢列城且立潰矣非
分兵留守不可肅樂曰是無以易吾莊公者於是共
推之任城守事分兵千人屬之以四明驛爲募府請
以家勤及林明經時躍等叅其事肅樂乃西行元辰

日耀兵巡諸堞里人嘑之爲城門軍是役也危城及
衆賴此以鎮而三賓亦不敢動乃以翠山之衆迎魯
王于天台自七月至十月鄞始解嚴王召元辰入晉
吏科都給事中遷太常少卿再遷正卿仍兼吏科如
故尋上疏言殿下大仇未雪舉兵以來將士宣勞於
外炎威寒凍沐雨櫛風編氓殫藏於內敲骨吸髓重
以昔年秋潦今茲亢旱卧薪嘗膽之不遑而數月以
來頗安逸樂釜魚幕燕撫事增憂則晏安何可懷也
敵在門庭朝不及夕有深宮養優之心安得有前席

借箸之事則蒙蔽何可滋也天下安危託命將相今
左右之人頗能內承色笑則事權何可移也五等崇
封有如探囊有爲昔時佐命元臣所不能得者則恩
賞何可濫也陛下試念兩都之毀黍離麥秀之悲則
居處必不安試念孝陵長陵銅駝荆棘之慘則對越
必不安試念青宮二王之辱則撫王子何以爲情試
念江干將士列邦生民之困則衣食可以俱廢疏入
報聞已有言中旨用人之非乃赧主之批政臣叨居
科長斷不敢隨聲奉詔王不能用自是累有封駁時

謝三賓賁綠居要皆結內侍力阻之而馬士英又至
故僉事王思任等移檄以拒旦廷爭之元辰言士英
不斬國事必不可爲於是貽書同官黃宗義林時對
云蓊爾氣象似惟恐其不盡者區區憂憤無事不
痛心疾首以致咳嗽纏綿形容骨立願得以微臯成
其山野若非自滄恐必不免舉朝其留之而意決竟
去未幾大兵東下迺狂走諸深山中朝夕野哭元
辰故美鬚眉顧盼落落至是失其面目巾服似頭陀
而稍別一日數徙莫知所止山中人亦不復識忽有

老嫗嘖其小字曰是非廿四郎邪因歎曰吾晦迹未
深奈何丁亥疽發於背戒勿葯曰吾死已晚然及今
死猶可其門人林奕隆曰請爲吾師作大還詞以晦
祖道曰試歌之歌畢元辰首領者三遂卒

據遺曰林詞反招魂也句多衍有云沟沟天狼綏
綏野狐逐人駢駢白曰幽都敦脈血拇肝膽橫屠
懸人以嫉如跖之脯六于君子與白曰殂五千甲
楯與東流楫 逞哉浩然逃之太虛火宅旣離毒
苦可除帝且餉公九炁五銖小子謂此以當驪駒

李長祥字研齋達州人崇禎癸未進士神采英毅爲諸生時卽熹言兵比獻賊亂蜀募練鄉勇擐甲助城守賊中皆知其名後選庶常吏部薦之使備督師之選或曰天子果用公計安出歎曰不見孫白谷違事乎今惟有請便宜行事屏邸鈔不寓目雖有金牌亦不受進止待平賊後囚首闕下受斧戍耳聞者咋舌時首輔以同里故欲引爲私人不可因不得召見賊日逼遂自上疏請急調寧遠鎮臣吳三桂兵拒戰都城下新進士袁噩者具將才可輔之令密雲鎮臣